

日佔75周年 主題字眼勾傷痛

星二戰展覽棄名“昭南”

新加坡日前迎來遭日軍攻陷75周年紀念，國家檔案館當天推出以日佔時期為主題的“昭南展覽館：戰爭與史跡”，由於“昭南”意指日本當年將新加坡改名“昭南島”，因此展覽引起新加坡輿論激烈爭論。反對者指，該名稱引起長輩及死難者家屬的慘痛回憶，傷害國民感情。館方受壓下決定改名，通訊及新聞部長雅國發表聲明道歉。

日軍於1942年2月15日佔領新加坡，並將新加坡強行改名為昭南島(Syonan-to)，意即“南方之光”，並開始了三年半的血腥統治，其間推行“肅清大屠殺”，殺害5萬名新加坡華人，後來成為首任總理的李光耀也幾乎喪命。

“南方之光”侮辱新加坡人

雅國早前在展覽開幕式上表示，“昭南”名稱並非認同日本佔領，又稱有意見認為昭南時期是歷史事實，不應避諱。然而這未能平息反對聲音，有華社領袖亦表示即使館方的原意是好的，但也要多考慮敏感的用字，尤其“南方之光”的含義是日本侵略者的驕

傲，對新加坡人而言則是一種侮辱。

“昭南展覽館”改“日據時期”

當局日前終於轉軟，雅國發聲明宣佈將“昭南展覽館：戰爭與史跡”更名為“日據時期：戰爭與史跡”。聲明重申，展覽的宗旨是記錄新加坡在日佔時的慘痛經歷，希望提醒國民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平與穩定。雅國強調，“昭南”的名稱無意傷害任何人，又稱1992年國家博物館紀念新加坡淪陷50年的展覽也是用“昭南”之名，但沒有像今次般掀起強烈反響。

針對“昭南”引發的爭議，總理李顯龍在展覽開幕當天，亦於社交網站facebook發文，指新加坡不能抹掉歷史及埋葬過去，而展覽正是要提醒社會，不要忘記新加坡失去自由及名字的時期，“它提醒國家主權與安全要自己來維護，保家衛國的責任不能依賴其他人”。

改名之後，展覽內容維持不變，繼續展出大量公眾捐獻的日佔時期歷史文物，包括私人信件、日記、照片、地圖等。雅國認為，這些文件代表了新加坡痛苦及悲慘的時期，有必要以此教育年輕一代。 ■綜合外電



日佔歷史成展覽重點。網上圖片



展覽在舊福特車廠紀念館舉行。網上圖片



日軍間諜地圖成焦點。網上圖片



日軍1942年佔領新加坡，將新加坡強行改名為昭南島。網上圖片

日軍間諜地圖等逾400珍藏

今次展覽在舊福特車廠紀念館舉行，展區分為4大部分，包括戰前新加坡、新加坡淪陷、變成昭南島及戰後遺產，其中1942年至1945年的日佔歷史是展覽重點，希望有助參觀者深入了解該段黑暗歲月。

展覽展出超過400項物品及個人記錄，大部分由社區人士在去年捐贈，包括日軍間諜地圖、隨軍畫作，以及不少收藏於新加坡國家檔案館(NAS)的鮮為人聞。

專研太平洋戰爭的林少彬是主要捐贈者，他1980年代起在日本留學及工作，收集不少戰時明信片及日本地圖，其中一張1930年代的“間諜地圖”標示新加坡83個主要地點，附有相片及小冊子，有助研究當年日本

發動侵略戰爭的原因。他續指，這場戰爭是英國與日本兩個帝國之間的戰爭，新加坡不幸身處其中，他批評過往的歷史敘述主要基於英國觀點及史料，認為今次展覽有助提供較為持平的觀點。 ■新加坡《商業時報》

寫有“Syonan”字眼的展覽宣傳板被遮蓋。法新社



正反爭持 “昭南”助追思歷史

對於曾經歷新加坡日治時期的倖存者而言，“昭南展覽館”的名稱令他們百感交集。新加坡淪陷時年僅15歲的雷蒙德·黃(譯音)憶述，戰爭令他輟學，為了謀生，被迫在家禽飼養場打工，以及在街頭賣菜。他認為不論是否使用“昭南”，國民的傷痛仍然存在，“對我而言，新加坡曾經被迫改名，我們不能逃避”。

另一名倖存者、86歲的陳加昌(譯音)坦言，聽到“昭南”一詞已不再帶來傷痛。也有

戰後一代認為，德國二戰集中營也保留原名，認為新加坡的展覽有助國民追思歷史。37歲的製作人格雷西·張(譯音)則認為，“昭南”可能令人聯想起日軍迫害華人的“肅清大屠殺”。

建議使用“昭南展覽館”的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(NLB)解釋，在諮詢歷史學家後，認為其他名稱都不足以刻畫那個時代及其代表的含義。 ■新加坡《海峽時報》/新加坡《今日報》

華人遭種族清洗 12萬人遊行索“血債”

日軍佔領新加坡的44個月期間，發動“肅清大屠殺”，殺害多達5萬人，華人慘遭種族清洗，令不少人痛失至親。懷着18年的傷痛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(SCCC)於1963年8月25日發起12萬人大遊行，要求日本政府為屠殺暴行賠償5,000萬馬幣的“血債”。在新加坡政府堅持下，日本政府3年後最終同意全數賠償。

遊行獲得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支持，他指即使冒着日本企業拒絕投資馬來西亞的風險，仍要堅持向日本政府追討賠償。由於當年新加坡人口只有約180萬人，因此多達12萬人出席的“血債”大遊行，至今仍是新加坡史上其中一次最大規模的集會。

會上提出解決方案，首先是確認各族群人民共同向日本政府施壓，要求賠償。如果日方沒有回應，大會便會發起不合作運動，政府亦不會向日本國民發出入境簽證。由於日

方最終未有回應訴求，SCCC遂於1963年9月停止出口貨品至日本，同時抵制日貨。在新加坡當時仍為馬來西亞聯邦一部分的情況下，運動一度因馬來西亞總理代為處理賠償問題而停止，但自新加坡1965年獨立後，政府繼續與日方斡旋，終於在1966年令日方同意賠償2,500萬馬幣及提供2,500萬馬幣貸款。 ■綜合報道



12萬人出席“血債”大遊行，是新加坡史上其中一次最大規模集會。網上圖片